

YTS 83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盟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选编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编辑说明

一、本选辑所选用的稿件，是从戊戌运动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前这一历史时期，发生在我盟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工商、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史料。我们出版本选辑的目的，在于保存、积累、核实史实，供历史部门、宣传文教部门等社会各有关方面工作中参考，并推动文史资料征集，撰写工作的开展。

二、本选辑选用的稿件，多数是盟、旗县政协委员、各界爱国人士撰写的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录性质的“三亲”材料；但也有根据传说、历史档案、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撰写的有一定价值的史料。由于撰稿者的经历所限，都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内容也可能有出入，观点也可能不完全正确，请各方面读者，知情者予以补充、订正。

三、本辑选载的《阿拉善旗起义时的前前后后》和《解放前五十年间在绥远地区的匪祸见

闻》两篇文稿，记述的大部分内容虽然是兄弟盟市的史实，但和我盟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阿拉善旗起义时的前前后后》一文，是巴盟政协常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付主任罗永寿同志撰写的亲身经历的材料。阿盟曾经和巴盟合并过多年，许多干部和群众在这两个地区工作、生活过，他们很想了解这一地区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因此，将这两篇文稿发表，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四、本选辑在征稿、编辑、出版等过程中，得到了各旗县政协、特邀编辑张世杰、刘培荣、董玉奇和作者苏希贤、柴如璧等同志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编者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目 录

(1)	回忆阿拉善旗起义时的前前后后罗永寿
(63)	日寇侵占大余太的罪恶史略戴玉奇
(98)	日本特务“衣司格迭勒图”在乌拉 特后旗的活动.....巴图乌力吉 忠来撰写 达瓦桑布 整理
(124)	陕坝中美合作所概况张启高 整理
(133)	陕坝中美合作所美蒋特务罪行纪略王兴亚
(136)	中美合作所霸占大顺城天主教堂樊永业 口述 朱永丰 整理
(139)	我在绥远省战时青年训练团的日子柴如璧

- (153) 傅作义搞的“救民先锋队”纪实
.....徐秀泉
-
- (158) 旧社会匪患无宁日
——解放前五十年间绥远地区
 匪祸见闻
.....刘锦魁原著
 张世杰改写
- (190) 忆述白马连进套剿匪的经过
.....李财 口述
 刘培荣整理
-

封面：阴山岩画

（说明见第一辑）

回忆阿拉善旗起义时 的前前后后

罗永寿

阿拉善旗原为四卫拉特（额鲁特）之一的和硕特部，称为套西蒙古。康熙二十五年（1686）时，和硕特部首领和罗里，因避准噶尔部之乱，率部来到贺兰山地方，上表清廷，愿乞归顺，并请指拨牧地，以便驻牧。当蒙清圣祖将贺兰山以西的地区划为和硕特部牧地，并按编制内蒙古四十九旗之例，将和硕特部编为阿拉善和（霍）硕特旗。按阿拉善系贺兰山的音转。阿拉善和硕特之定名，则系地方名与部落名的合一。

阿拉善和硕特旗建旗后，定为特别旗，直隶于中央政府管辖，不受地方盟（以及后来的省）的节制。从康熙二十五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686—1949）的二百六十三年中，先隶属于清朝的理藩院，后归属于民初的蒙藏院，及至国民党时

期，则由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直接管辖。

全旗最高行政长官称为札萨克（即旗长，俗称王爷）。在解放时，阿拉善和硕特旗的札萨克是该旗第九代世袭亲王爵位的达理札雅。

达理札雅号锐荪，在北京阿拉善王宅邸罗王府出生并长大，曾受过较好的教育，因此，他的生活习惯完全趋于城市化，平时讲话，也以汉语为主。福晋（夫人）金允诚，系清皇室近支爱新觉罗载涛之女。生有格格（王女的尊称）六人（其中三女夭亡），阿哥（王子的尊称）一人。达理札雅二十八岁（1931）时，回旗袭爵执政，就任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

阿拉善和硕特旗（以下简称阿拉善旗，它包括现在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和磴口县）是一个蒙古族聚居的牧业地区，位于祖国的西北边疆，东及东北部，与伊盟杭锦旗、乌盟的乌拉特三公旗为邻，西与额济纳土尔扈特旗接壤，南及西南部，与伊盟鄂托克旗及东起石嘴山，西至山丹、张掖等宁夏、甘肃两省的各县毗连，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分界。全旗总面积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大。境内多沙漠、盐湖，

闻名于世的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大沙漠以及吉兰太、雅布赖等盐池，都分布在旗内的东、西、南部。解放前共有人口六万三千人，其中蒙、汉民族各占一半，其他民族约有一千余人。

全旗划分为三十六个巴格（相当于乡），管理牧区的地方行政事务。并在边境地方设立了三个总管公署（磴口、四坝、奴尔盖三处，位在巴格之上，相当于区），用以处理境内汉族居民的行政事宜。旗治设在定远营，即现在的巴彦浩特。

阿拉善旗地处边陲，位置重要，物产丰富，区域辽阔，人烟稀少，从而，引起了宁夏军阀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垂涎和觊觎。他们采取羁縻、拉拢、欺压、强迫等手段，对阿拉善旗进行蚕食与鲸吞。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他们强行割去阿拉善旗磴口等巴格的大片土地，设立了磴口县。其后，又打算在定远营附近的紫泥湖，设立紫湖设治局，为设立紫湖县作准备。民国二十七年（1938），马鸿逵攻打定远营，曾将达理札雅软禁在兰州达七年之久，企图占领阿拉善旗，使甘、宁、青连成一片，以达到西北三马的势力畅

通无阻。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却接二连三地任命达理札雅为中央委员，中将街区防司令部司令等职务。所有这些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手法，目的是一个，这就是消灭阿拉善旗，将阿拉善旗的地盘纳入马家军阀的势力范围之内。

解放前夕，阿拉善旗定远营的情况异常复杂，在这里不仅存在着各种反动势力，同时，也有着许多反动统治机构，它们除抢权、抢地盘，并大力进行反共外，还虎视眈眈地监视着阿拉善旗官员的动向，使旗内人员不敢轻举妄动，有所作为。

定远营原为小市镇，当时仅有人口七千人。但在这弹丸之地内，除建立了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及三青团等组织外，国民党政府还设立了军事专员办事处，派遣了军事专员驻在这里；蒙藏委员会也派来协赞专员，就近监督。至于军统、中统等特务分子，则混杂于各组织之中，秘密进行活动。而宁夏军阀马鸿逵自一九三八年攻占定远营后，经常派有一营兵力驻守镇压并强行成立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接管市镇的行政工作，在市区内建保甲，编户口，为马家军

阎征兵、收税。接着又设银行，派特务，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控制阿拉善旗。

一九四九年夏，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带同一些王公、喇嘛、政客、官僚以及由东北西窜的蒙古军队，来定远营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这更给定远营增添了混乱彩色。当时，大街之上到处可见花翎顶戴，红紫袈裟，奇装异服，南腔北调之人，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他们招摇过市，横冲直撞，并自然而然的参加到蒋马反动派在定远营组织的反共大合唱中来。

面对全国即将解放，而定远营还处在群魔乱舞的情况下，阿拉善旗何去何从？出路在哪里，这是摆在旗札萨克达理札雅及旗府官员面前的重要课题，当时他们都在认真地进行思考、研究、探讨、寻找阿拉善旗各族人民的出路。

一、北平和平解放，对阿拉善旗的影响

一九四九年元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将军起义了。傅将军的行动，给愿意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希望弃暗投明的人们，指明了正

确的方向。

当时，全国的形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事上的有生力量，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全国进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迫使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向广州、台湾方面逃跑。

在这风云变化异常迅速，全国解放迫在眉睫之际，国内各阶层有识之士，逐渐地看清了国民党丧失军心，丧失民心，失败已成定局，而全国解放，早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候。对于当前局势所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每个人无不认真地在进行思考。

但是，国民党残存在西北的反动势力，他们坚持反动立场，企图进行垂死挣扎，负隅顽抗。宁夏军阀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就是其中的一个。马敦静将他指挥下的十万兵力，分布在宁夏境内黄河两岸，妄想抗拒宁夏省的解放。同时，他还加强了驻在阿拉善旗定远营的兵力，由过去的一个工兵营，重新部署成为加强特务营。这个营配备了具有新式装备的五个整连，还附属一个小炮

排。这部分兵力，在营长孙明楼的指挥下，执行着防备阿拉善旗人民在他们后方发动游击战的任务。

面对当前形势，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将如何办？当时，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他率同全旗各族人民起义，站到人民这方面来；一条是自己携眷外逃，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到底，走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何去何从？在选择上他感到犹豫、彷徨，有些举棋不定。但在思想上，他倾向于前一条道路。

一九四九年刚过春节后，达理札雅与本旗协理罗巴图孟柯、章京（官名，在札萨克下负责管理旗务）陈爱尔德呢巴图三人，在对时局交换意见之后，决定召集本旗军政人员，共同商讨阿拉善旗的前途和命运。农历正月二十日（二月十七日），他们召集了达穆林旺楚克（达的三弟）、罗瑞光、段巴图尔、左甲木英、罗永寿、白诚禧、陈那笋巴图等旗府官员在王府里开了一次会。

会上，达理札雅说：“当前国共两党的战争，越打越明显。总的来说，国军失利，共军胜利，

国民党最后逃往台湾的趋势，已了如指掌了。

“今年北平的和平解放，这是人们意料不到的变化，同时也给人们指明了今后该走的方向。

“近据我旗驻北平联络员徐厚田托人向我汇报，北平解放后，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各民主党派和起义将领都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很多的人，是我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具有远见卓识，既然他们拥护共产党，自动地站到共产党那方面去，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共产党的作为是深得人心的。从这里，我们多少也能了解到一些共产党的情况。

“面对当前的局势，我旗究竟应该怎么办？走哪条路好？请大家谈一谈”。

接着陈爱尔德呢巴图说：“我旗自从一九三八年被马鸿逵占领后，始终处于受军事管制的地位。目前的形势虽然对国民党十分不利，但在宁夏地区，马家军利用贺兰山这道天然防线，进行挣扎的可能性大，这样一来，我旗人民恐怕要遭受涂炭，我们不能不早作防备。

“其次，我旗的官府和人民，一向没有和共产党作过对，也不是什么反共势力。至于李志远

与胡开科（二人均系共产党嫌疑）被捕事件，完全是在国民党军事专员办事处的指示下，由特务们下手干的。此事不仅有案可查，而且活人俱在，足可证明我们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再说，我旗一向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们的侦察人员，经常进入我旗探听情况，我们始终都在保护他们，使他们胜利完成任务。

“另外，马鸿逵军事占领定远营，并将我旗札萨克软禁在兰州达七年之久，致使我旗旗政陷于瘫痪状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想共产党不会不知道这些历史吧。

“因此，我认为共产党来了，对我旗的军政人员不会有什么伤害，我们应该准备迎接共产党”。

罗巴图孟柯除表示赞成陈章京的意见外，并说：“现在怕就怕马家军在贺兰山以北拉开战场。要是那样的话，我旗的老百姓就要被军队吃光、抢光了。至于共产党来的话，我们怕也不行，跑也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共产党投降，热烈地欢迎人家，只有这样，才能不使人民

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他又说：“据从山西和北平来的买卖人说，共产党并不象国民党说的那样可怕”。

最后他提出：“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要有两手准备：一方面要不事声张地作好迎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记取马家军突然袭击定远营的教训，要严密的监视马家军的动向，作好防范工作。当务之亟，应该把旗府的财产、粮食、武器弹药、历史档案等重要物品，立即向巴丹吉林大沙漠内转移。

“估计马敦静的队伍由黄河沿线败退下来，一定窜入贺兰山作垂死挣扎，这样以来，定远营就是他们的当然司令部了。现在马家军以换防的名义，把原来驻在定远营的工兵营换成特务营，这个营管辖着五个整连，相当于一个团的建制。在他们阴谋诡计面前，我们绝对不能丧失警惕。当前，对付好马家军，就是保护了阿拉善旗”。

紧接着达穆林旺楚克发言。由于他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毒害较深，对共产党心存疑惑，因而始终主张逃走。他说：“我看能走的话，我们还是早些走嘛；不要等共产党来了，谁也走不出

去，那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最后，左甲木英表示：“在我们牧区，除了牲畜以外，再没有什么财产，想走也没有地方可走。我们和从东北来的蒙古人不同，他们同共产党对立打仗，惹下了人家，结下了冤仇，人家进来那能不收拾他们呢。我看过成吉思汗西征的历史，凡与成吉思汗为敌的国家，战败后都要遭到杀戮；但向成吉思汗投降的国家，不仅原封不动地保持了疆土，还受到大汗的封赏。

“北平和平解放了，听说傅作义仍然是傅作义，仍不失为上宾之位。这说明，只要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起义，就会有出路的。因此我主张，我们阿拉善旗争取和平解放。至于打仗一节，那是马家军的事情，我们不去管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尽量设法避免使全旗人民大众遭受灾难，以等待人民解放军的来临。能做好这些事，就是我们给全旗人民立下的功劳”。

会议结束时，由达理札雅归纳出四项意见，请大家遵守。第一、要努力保持稳定，旗政府、旗区防司令部绝对不能迁动，必须坚守定远营；

第二，关于迎接共产党的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如走漏了风声，国民党特务机关和马家军是有足够的力量来收拾我们的；第三，要想法与北平的载涛联系，听一听北平方面的动静；第四，要紧密地观察形势的发展，绝不能轻举妄动。

在这次王府召开的商讨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都是不愿意离开家园，抱有死也愿死在故土的信念。共同的希望是，阿拉善旗能够早日得到和平解放，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就算万幸了。但由于对共产党了解不深，对共产党的政策也不清楚，究竟共产党来了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大家心里还是惴惴不安，在表情上，都流露出一种惶惑、迷惘的神态。其中只有达穆林旺楚克坚持怀疑态度，他始终认为走为上策。

二、坚定的与反动势力作斗争，走弃暗投明的道路

从王府会议后，阿拉善旗政府的官员们，心里都有了主心骨，从而，沉着冷静地应付各种事物，这不能不引起驻在定远营的国民党人员的怀